

梅子黄时雨

嘲风

著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谁的青春是可以从自己的生命里划掉的呢？

1247.57
87

梅子黄时雨

Mei Zi Huang Shi Yu

文 / 嘲 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子黄时雨/嘲风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5

(青春小说系列)

ISBN 7-5633-4600-7

I. 梅... II. 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519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建政东路 88 号 邮政编码: 530023)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3.875 字数: 10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定价: 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 录

楔子	1
01	5
02	17
03	29
04	43
05	57
06	71
07	85
08	97



奇。

呵呵，这么小巧的一张脸！左右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类存在，男人决定三思而后行。很好，没有人！男人放下手里的公事包，看了看自己的手，最后张开五指向那个女人的脸蛋压下去……

啊！颜姊君猛然惊醒。“办公室性骚扰！”这个念头好像闪电一样劈进她的脑海当中，很好，她已经很久没有亲身接触这样的“现场”案件了，这将帮助她再一次获得新闻奖，来吧，小子，姐姐等你很久了——噢？

巨掌罩在距离装睡女人的脸部上方约三厘米的地方就停止了，左边晃了晃，右边摇了摇，然后手的主人把手缩回去，好像他的手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活动以后变成了异形似的呆呆看着。接着，竟然就没有戏了！那个发了一通神经的男人竟然就这么转身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准备走人了！

有没有搞错？！

“喂！”颜姊君终于跳起来，“你到底怎么回事？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做事要贯彻到底的吗？”枉费她摆了这么漂亮的姿势等了这么久！

男人被骇住，“什，什么？”清澈如泉的眼眸顿时闪过一丝被抓包的狼狈。

“是你？”颜姊君在看清楚男人真面目的时候也吓了一跳，“你不是电脑部的林家明吗？啧啧，真是看不出来啊，本来以为你斯斯文文的，原来也是败类啊！”

“不，不是，没，没有！”智商偏高、情商偏低的男人结巴着，“我，我没有！”

“你说你没有偷看我？还是没有对我出手？还是没有摸我的脸？”颜姊君眯起眼睛，“落到我的手里，你以为你还逃得过去？说！你刚才打算要怎么样？”她向着他逼近，一直把他逼到臀部抵住桌角再没有后退的余地。

“没有，真的没有！”林家明深深懊悔着，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呢？看来改变习惯来一个突然变异的生活果然不适合他。

“没有？”颜姊君尖叫，“对着我这样一个大美女，你竟然说没有？你还是不是男人？”

那么按照她的逻辑，岂不是只有强奸犯才是男人了？林家明眨眨眼睛，“我只是，只是突然发现，你的脸，脸好像很小——”他的声音低下去，“好像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林先生，你有听过肉饼脸的美女吗？”颜姊君真正恼火的关键其实并不在这里。

“对，对不起！”林家明连忙赔礼，“不过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

“也就是说你过来看我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突如其来的科学研究精神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诱人犯罪的美女？”颜姊君的怒火在胸口燃烧，多少男人希望一亲她的芳泽，而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竟然——

很好！好极了！

“林家明先生！”胁迫人的美女一声娇斥。

“是！”电脑工程师连忙应声。

“你，结婚了吗？有女朋友了吗？”颜姊君退后一步双手抱胸，看着虽然狼狈，但是眼神依旧温文的男人。

“都，都没有！”这样说起来好像有点没面子，林家明再度汗颜。

“那么，你就惨了！”颜姊君露出森森白牙，“没有人可以拒绝我的魅力！”她撂下战帖，“你，惨了！”

……

两个月后，知名的社会新闻撰稿人颜姊君小姐就这样有了一个叫做林家明的丈夫——



>> >> >> >> >

01





“娱记张，不要以为你这几篇花边新闻就够了，我要更多更劲爆的，快去！——美工黄，我已经警告你很多次了，这是工作不是你的艺术理想——不要走！颜姊君！我已经把头版给你空出来了，你什么时候可以交给我你的大作——蠢货！排版成这样你以为我们的读者都是笨蛋吗？——不要走！颜姊君——”

正如每一个繁忙的日子一样，主编的吼叫声把整座报业大厦从周日休息的美梦中惊醒过来，打拼的一周又开始了。颜姊君踩着充满自信的脚步踏入底楼的大厅。阳光灿烂的天气并不表示每个人都有着阳光一样的心情，一想到又要去和市政议员那个色鬼套交情，颜姊君的心情就和眼前的阳光世界背道而驰。

“姊君！”一个声音很不怕死地叫住了脸色难看的颜小姐。

“干吗？”因为迅速的回头，微卷的长发散开，形成一个极富魅力的波浪，这个瞬间使得在报业大厦底楼的大厅当中起码有七到八个不了解真相的男人被她迷惑住。

“哪个鬼？”颜姊君恼火地望去，结果一眼就撞进一双清澈似泉的眼睛里去，“林家明？”

一如以往的西装革履，电脑工程师气度雍容，“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

“老大，你当我是去玩啊？”颜姊君蹙起眉头，“我——”

还是这么急急躁躁的老样子，林家明微微笑了笑，“前天妹懿从纽约打电话来，说这个星期六要来这里出差，叫你最好不要把时间排得太紧，要我们去接机——噢，还有，”他打开自己的公文包，“这是你的药，你的，那个生理期，嗯，差不多时间了——”白皙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晕红，“自己当心一点！”

颜姊君一手叉腰，一手勾着手提包长长的肩带，食指指甲咬在自己嫣红的唇当中，似乎必须有这样一个动作才可以让她忍住几乎就要冲口而出的笑声，心情蓦地转变为阳光灿烂，“谢了，嗯，作为奖赏来亲一个！”

“啊，啊?!”她的丈夫当场愣住，“什，什么?”

“你亲我一下嘛！你都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亲我了！”颜姊君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讲理”这个词，“你冷落娇妻！”指控从娇嗔中射出来。

明明是她自己冷落丈夫，但是给她这么一说，自己的罪名就大了！林家明顿时冷汗涔涔，“不好吧，这是，大厅，公众场合——”

“你亲不亲嘛！”红颜薄怒，“你不亲的话可不要后悔！”好像不是什么好的预兆，林家明呆呆看着她。

死木头，烂木头，笨木头，结婚三年了都没有学着机灵点！颜姊君当场站定，“我是美女颜姊君，有谁要亲我？”

“我！”“我来——”“滚一边去，我，我啦！”认识的、不认识的男人蜂拥而上，报业大厦的底楼大厅顿时热闹非凡。

“哪、哪！这就叫做魅力！”颜姊君忍不住得意，媚眼向着林家明抛过去，“所以说人长得漂亮就是有这种麻烦啊，怎么选择好呢？哦，呵呵……”

林家明再呆再木也知道这个时候必须好好维护自己丈夫的权利，所以虽然满脸通红，但仍抢在众多色狼之前向着那张好像玫瑰花瓣一样鲜艳、柔软、芳香的唇上印上一吻，然后连头也不敢抬地拉住自己的老婆向外逃去。

于是整座底楼大厅就听见一个肆无忌惮、快乐无比的女声在笑着，一直这么地笑着——

□ □ □ □ □ □

星期六 机场

喧嚣的人声，污浊的空气，时开时合的玻璃门让整座候机厅就算开足了冷气依然酷热难当，所以当一对时髦的夫妻走进候机大厅时，做丈夫的不得不竭力安慰自己极度不耐烦的妻子。

“姊君，来都来了，就不要再生气了！”温文儒雅的丈夫看起来一点没有受到酷热的影响，依然气定神闲。

“林先生，我生气需要理由咩？我为什么不可以生气呢？我为什么要来接她呢？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这么嘈杂的环境，



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你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完全跟自己丈夫个性迥异的妻子无论是言辞还是一举一动都像要把岩浆倾洒在这座候机厅里一样。

“咩”都出来了，看来她真的是发火了，“林太太，今天接的人是你的妹妹，除了在我们的婚礼上那次，你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她了，她正期盼着今天的这次会面——”

“胡扯！”艳若牡丹的妻子毫无顾忌地打断丈夫的话，“那个小狐狸精？她会期盼和我会面？除非太阳从西面出来跳华尔兹了！”

不知道跟她解释太阳不可能从西面出来跳华尔兹是不是会让她更加生气，林家明最后决定还是不要火上浇油比较好。“我们到咖啡座去等！”

“不要开玩笑，这里的咖啡难喝到就算倒在马桶里，马桶都会呻吟的！”颜姊君愤然拒绝。

是因为加了硫酸吗？林家明沉思，好在喜欢这样比喻的人除了他的太太并没有其他的人。“那么你要不要喝杯其他什么饮料？”

“岩浆！”

好极了，他就知道是这个答案！林家明微微苦笑着摸了摸鼻子，自行去买饮料。等到他手里拿了两罐可乐过来的时候，只见机场服务人员从候机厅主管到警卫到基层人员全都一字排开地站在他的妻子面前低头聆听着训斥。

“一个国际性大机场的运行模式，应该是建立在良好的服务基础上的。但是在你们这里我根本就看不出这一点！”清脆的声音荡漾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安静下来的机场候机厅里，“杂乱、嘈杂，专喷热气的冷气，除了整洁什么都有的环境，你们怎么能够无耻地号称这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国际机场——”

“发生什么事了？”林家明轻轻问旁边看热闹的人。

“有人试图调戏这位女士！”旁观者好心地告诉他。

“呃——”一时间林家明不知道同情哪一个人比较好，“那么这些机场的服务人员——”

“这位女士在踢爆了那个下流家伙的某个部位以后，就轮

到他们受罪了！”那人摇摇头，“现代的女性真是厉害啊，不知道她结了婚没有，如果有的话，她丈夫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妻子！”

“失礼了！”林家明微微苦笑着，“她的丈夫就是我！”

“啊……”

不过真的，有时候林家明也想问自己，自己这样安分守己的男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女子？只不过，大约人和人的相遇相知相合都是一种不由自己控制的缘分所造成的吧！望着那个嚣张地训斥别人的美丽女子，林家明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嘴角轻轻展露出一个可以称之为笑的弧度。

“纽约来的×××次班机即将降落，请接机人员前往 K9 号通道。纽约来的×××次班机即将降落，请接机人员前往 K9 号通道——”

林家明走过去，把手里冰凉的饮料放在颜姊君的手里，“班机来了，我们过去吧！”他向着机场人员微微欠了欠身。

那冰凉的饮料送到手里的时候，好像就可以把心底的燥热都一并冷却下来一样。颜姊君抬头看见林家明微微含着笑意的唇角，心里有种喝了冰水的舒畅感，就这样把手交到他的手里，“那么这次就算了，但是我希望机场的合理制度尽快出台，机会只有一次，再来一次的话我想你们也就不适合再出现在这里了！”

趾高气扬的女人得意洋洋地走了，围观的众人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的心里同时闪过这样的念头：她的丈夫真是有一副菩萨心肠啊！

□ □ □ □ □ □

一抹纯白色的窈窕身影出现在入关口的时候，颜姊君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甩头就走，当然，这纯属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并不表示某人会同意让她这样做。

林家明苦笑着一手扶着妻子的肩膀一手将她的身体转了一个弯。三年前婚礼上的那场姐妹之战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她是你的妹妹，记得吗？她叫颜妹懿！”

W
E
S
T
A
S
T
A
S
I
A
N
S
P
R
I
N
G

梅
子
黄
时
雨



“不是！”颜姊君翻翻白眼回答，“她是我的天敌！”

是不是所有做新闻记者的都这么神经质，还是只有他的妻子是一个例外呢？林家明忍不住思忖，然后意识到自己又开始了妻子最为痛恨的逻辑分析。

“噢——”一声尖锐的高喊从入关的关口处传过来，这让很多本来已经打算上前向白衣美女搭讪的男人们为之一惊，至于林家明则清楚地看见妻子纤细后颈的绒毛在一阵战栗以后纷纷竖起，噢？很像某种动物——

“家明！”白衣美女高喊着她姐夫的名字，“噢，家明！”

“家明？”颜姊君阴森森地看了丈夫一眼，“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熟了？”

明明是夏天吧，明明这里可以热得死人的吧，林家明却狠狠打了一个冷战。

当颜姊君再一次抬起头的时候，一朵灿烂的笑容开在了她的脸上，“噢，妹懿，妹懿！我亲爱的妹妹！”她高喊着扑了过去，在所有人的面前上演了一出催人泪下的姐妹相逢，“每当我躺在家明的怀里，喝着冰凉的饮料一起看春天的花开，夏天的雨——我就想到至今都嫁不掉的你，真是悲伤啊！我苦命的妹妹！”

颜妹懿咬牙切齿地挤出一个花儿一样的笑容，“是啊，是啊，每次我想到逐渐沦为黄脸婆的姐姐，就算是在和石油王子约会都会忍不住伤心到哭出来呢！”

颜姊君的指甲往妹懿的手上压，“石油王子噢，呵呵，石油王子呢！真是，难怪妹妹拥抱起来感觉肉肉的，知道的是丰满，不知道的还以为抱着一头猪——哦，呵呵！”痛死你，痛死你，痛死你！

哇，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颜妹懿的手指在拥抱着的姐姐的腰间狠狠拧下去，“都说了我会保养啦，万一一个不小心变成姐姐这样，一边眼角的皱纹好像美国大峡谷，一边眼角的皱纹好像英吉利海峡，只怕去年掉的一块钱到现在都没从那里找出来，这岂不是太惨了？”痛毙你，痛毙你，痛毙你！

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死了！颜姊君的眼泪都快掉

下来了，“总比你那两个足够可以开航空母舰的眼袋好吧！别不当心在里面爆发星球大战，你不要脸，我还要做人！”

“颜姊君！”

“颜妹懿！”

两个女人猛地放开对方，狠狠互瞪对方的同时，拼命搓揉自己痛苦难当的地方，“此仇不共戴天！”

之所以她们话彼此可以听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在刹那间整个机场都停止了运作，毕竟好像这样的两美女机场咆哮事件并不是每天都有得看的，所以大家都安静，非常安静，在看！

“嘟——”清脆的手机铃声响起，颜姊君在第一时间接听，“主编老大……”

□ □ □ □ □ □ □

“为什么要让她住在我们家里？”颜姊君一把揪住林家明的领带，“让她出去睡酒店！”才从采访现场回到家里，知名女记者就接到了不亚于晴天霹雳的消息，她的天敌——也就是她的妹妹竟然趁她“一个不小心”就登堂入室，住进了她家的客房。

“妹懿要在本地工作三个多月，住酒店消费太高！”林家明无奈地解释，做男人真是辛苦啊！

“我才懒得管她！让她去睡街头！”颜姊君的脸上清清楚楚写着：我要趁机报仇——这样的字眼。

“家明，我房间里面的插头好像不太对，你来帮我看看嘛！”一股沐浴后的芬芳溢入这对夫妻之间，这让颜姊君猛然醒觉自己一身的汗臭就像个工地上的搬运工。

然后，“喂！”颜姊君迅速地拦在林家明的身前，“妖女！你衣冠不整的想要干吗？”

“我拜托你啊！黄脸婆，这是纽约今年最时髦的居家休闲服！”颜妹懿一脸的不屑，甚至用手捏住自己的鼻子，“喂！你好臭！”

“你说什么？”颜姊君当场变脸。

“好了，好了！”林家明对自己的居室是不是过了抗九级地

MEI
ZI
HUANG
SHI
YU

梅
子
黄
时
雨



震的标准实在心里没底，只好努力拉开两位女斗士，“姊君，刚才有一个你的电话，我记在书房桌上了，你最好先去看看！”

“哼！别以为就这样算了！”大约是先前托人的小道消息来了，颜姊君暗忖，这个事情耽误不得，于是撂下场面话，“我们等着瞧！”雄赳赳气昂昂地转身冲进书房。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书房门口，林家明转头对着妹懿笑了笑，眼睛直视着眼睛，没有一刻扫过妹懿身上袒露到胸口的、宽大得根本就只是一块布的所谓“纽约今年最时髦的居家休闲服”。“嗯，妹懿，你房间里的插头怎么了？”

颜妹懿双手抱着胸口，“真是想不通，你怎么能够忍受这个女人！”

林家明只是笑了一笑，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眼里的情意已经深隽、悠然地蕴在云里。

□ □ □ □ □ □ □

“哪，住在我家不是不行，不过熟归熟，房钱一样要算。那么呢，这样！24小时收费五百美金，另外水电煤气费用每月负担一半，打国际长途的电话费另计，不可以大声说话，不允许穿着那样的睡衣到处晃，要用厕所提前三个小时申请——”

“你怎么不干脆去抢算了？”妹懿一把扔掉手里的筷子，这算什么接风宴啊，根本就是鸿门宴嘛！

“哎呀，给你发现了，要是你开一家银行，不用客气，就算你不说我也一定会去抢的。”姊君笑语晏晏，“来，吃块鸡屁股，放心，只收你三十块钱！”

这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林家明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姊君的下一句：“比起上次在曼哈顿，你五十美金卖给我一片面包，我可是仁慈多了啊！”

原来是颜氏家风啊！林家明释然。

“那么是谁在北海道拿了我一万日元结果只给我一根面条的？”

嗨！林家明又被吓住了。

MEI
2007
300LANS
3007
200

梅子黄时雨

“哎哟，自家姐妹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姊君呵呵笑，“大不了我免费请你，嗯，请你吃根鱼骨头好了——”姊君的筷子在菜盘里搅了又搅，终于找到一根形状“完美”的鱼骨夹到妹懿的碗里，“来，不用客气！”

望着那恶形恶状的鱼骨头，妹懿一股酸水涌上喉咙，恶心的感觉直接上头。她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快速地冲向厕所。

结果在姊君邪恶的笑声当中，妹懿足足恶心了大半夜，不要说饭了，就是连口茶水都没有喝。

“你，在这里干什么？”妹懿从厕所里出来，抬眼就看见姊君端坐在客房的床头，手里还翻着一本杂志。

“看笑话啊！”姊君悠悠然抬起头来，看着自己的妹妹，“看一个终于玩出人命来的傻瓜啊，好好笑噢，呵呵！”她把手里的杂志往床上一扔，“你真的当我是白痴啊？这么明显的怀孕症状我会看不出来？否则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长那么多肉，什么时候肠胃变得这么糟糕的啊？”

“啊噢——”妹懿耸耸肩，也不否认，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

“有多久了？”姊君看着她。

“五个星期！”

“谁的？”

“干吗？审我啊？”妹懿冷冷道，蜷起修长的双腿，又长又直的黑发好像一匹发亮的黑缎披在身上，看得天生卷发的姊君好生嫉妒。

“对啊，就是审你啊！你打算做未婚妈妈的话我可没有接受野种外甥的厚脸皮！”

“你这张毒嘴，家明为什么不好好管教你？”妹懿受不了地翻翻眼皮。

“叫姐夫！”姊君差点想过去掐她的脖子，“你跟他没有这么熟，叫姐夫就可以了！还有，不要扯开话题！”

“就是不说，你能拿我怎么样？真的想知道啊，想知道拿五十万过来我就告诉你！”妹懿哼一声，鼻子翘得比眼睛还高。